

॥ श्रीगणेशाय नमः ॥
 श्रीगणेशाय नमः ॥



谭湘 主编



女性景深



女性景深

丹 娅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女性景深/丹娅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6

(女学人文化随笔/谭湘主编)

ISBN 7-5434-4465-8

I. 女... II. 丹...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2994 号

书 名	女性景深
作 者	丹 娅
责任编辑	孙新龙 李 利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	------------

开 本	850×1168 1/32
-----	---------------

印 张	7.25
-----	------

字 数	168 千字
-----	--------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ISBN 7-5434-4465-8/I·674
-----	--------------------------

定 价	10.9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 乐黛云

时至今日，女性写作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女性已进入各种各样曾经只属于男性的领域，展现着自己多姿多彩个性，女性在历史和现实的舞台上显现自己的主体性也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身份，仍似乎必须予以标识。因为在文化的、社会的舞台上，能与男性并肩的女性佼佼者毕竟是少数。这也是这部女性散文随笔丛书成为必需的理由。

对平等、个性、自由的梦想来说，女性写作，既是对一个不同的性别经验的记录展示，可以补足过去主流写作的不完全的图画，同时又是一种并不刻意追求差异或凸现差异的写作。因此它始终是一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写作方式。如同一位哲人所说，人类的写作，始终是对抗死亡、伸延生命的方式之一。通过写作，我们与同代人交流，也期盼着与未来者对话。通过写作，我们尝试挽留时光岁月，将其留待他日。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写作亦是延展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生命经验与他人共享的一种方式。

收入这部丛书的作者，大都有着女学者的身份，并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活跃在女性研究的各个领域，为中国女性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她们在这部丛书中汇聚在一起，不失为新世纪伊始的一道文化风景。因为是散文随笔集，所以不同于她们在各自学术论文中的面貌，而展露出她们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和个性。在这套丛书中，她们讨论女性，也讨论社会、人生；她们谈及学术，更述说生活。其中小世界与大舞台，个人与历史，性别经验与社会思考，在各有千秋的写作方式中展现出来。一套微缩画屏，也是大千世界。汇集在这里的这些女性文学的研究者们的学术和非学术的写作，既是对女性写作的研究，同时又是更广泛、更丰富的女性写作的一部分。这种两重性使这套丛书不仅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而且饶有情趣。

我们期盼已久的新世纪、新千年的曙光已经照临。人们已无数次预言 21 世纪将是一个不同于人类历史以往任何时期的世纪，我想，重要的不同之一应是彻底改观了的新的性别记录和两性现实。人类期待着一个多元、自由的时代，一个更注重个性而不是刻板复制、更尊重个体而不是单一规范、更人性而不是更物化的时代。这套丛书将是一个新的开端罢。

目 录

女性景深	1
遥望祖母之名	13
写在月亮上的女人	25
红楼遗帕	29
水仙与镜子	34
抽屉里的“私小说”	39
从流行广告谈起	44
“书”能解惑	50
在简单与复杂的生活之间	54
在现实与梦魇之间	61
女性速写：在愿望之间	71
女孩的节日	83
爱情新感觉	100
为爱情流泪	107
上课·作业·读诗	112
“朋”之演义	122
两本书的记忆	141
为了不能忘却的知青	151
您是世上的光和盐	158

女性景深

一 女性与飞翔

女小说家残雪在她写的小说《天窗》里说：你知道这件事：树林里飞着一只蝴蝶，太阳下，翅膀闪亮如猩红的软缎。她飞了那么久，我在夜里听见了她坠落在地的那一响，清晰而悦耳。星光黯淡，林涛呜咽。

不能忘记地我一再想她告诉我的上述这段话。在夜里，我一再地听到她说的那种关于蝴蝶坠地的响声。那响声也许因为我专注的聆听，而被时空放大得愈来愈清晰，也愈来愈骇人：那是种温暖柔软的有灵生命体，垂直穿过空气，接着撞击在冰冷僵硬的土地上而引发的沉闷声响。这声响真的是又沉又闷，从遥远的荒林之处向躺在城市高楼中的我逼近，钝锯般锯过我的耳膜，牵扯出我无止息的痛感。

于是，我终于在一个深夜里记起来了，我的确是知道这件

事的。

那夜，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还很小，依旧粘在好久不见的老外婆身边。小河吹来草叶的水汽，粉红的薤菜花糊糊涂涂把夏季托在一望无边的清凉夜空下。我和表弟们在捉萤火虫，老外婆却嘱我放掉它们。她说，让它飞啦丹娅，萤火虫可是女子的聪明啊。

为什么萤火虫是女子的聪明呢？我的老外婆对小时候的我经常说到类似这样稀奇古怪的话。有许多我忘记了，有许多我记住了，但有更多的是我记起了——在我后来生命成长的岁月里，它们成了我慢慢破解的生命玄机。这时候的我越来越意识到，目不识丁的老外婆，她是“一语成谶”的民间语言大师。但那会儿，我望着飞翔在天空与大地之间的萤火虫，只会想，女孩儿的聪明原来是这样的神奇与美丽的啊。

白天，梦外已老大的我照常来到图书馆。太阳的光脚在层层的书架间移动。有时，被夹在两排书架中的我，为了看到放在高处的那些书籍，会不由自主地把双脚分别踏在书架隔层板上，然后沿此交错登梯而上，将自己成大字形架在半空中。当我翻弄那些被我抽出的书册时，书上的尘埃便会在光亮中飞成像万花筒里看到的那样五颜六色千奇百怪的生命形态。有时，我会不由自主地紧盯住某个生命，看它们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但它们总是来无踪去无影。因此，架在半空中，眼睛总在光阴浮生与白纸黑字之间游移，就常常成为我阅读的一种姿态。

那一天，我就是这样看见“飞天”的。相信只要见过女性“飞天”的人，大约没有不被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女性特别的美所吸引。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环绕在“飞天”周身的那些飘带，把个飞翔在空中起伏有致、舒展自如、优美地奔放着的女性生命张扬得淋漓尽致。飘带铺写在天空中的那种女性飘逸与潇洒，是可

以让人直接呼吸到她背后有着广大的自由空气的；那种女性绚丽与从容，是可以让人贴切感受到她内在有着强大的自主精神的。自由与自主，就是“飞天”精丰神满，衣袂飞扬，意气飞扬的实在底蕴。很难设想，“飞天”身上会没有那风起云舒的飘带的。飘带成了“飞天”在飞的表征，同时也成了“飞天”生命的当然组成部分。飘带使“飞天”即使在敦煌千年壁画的封固中，在书页时间制作的脆崩中也栩栩如生，让看到她的人无不叹为观止。

我的学生朋友、美国的卡琳从书架深处钻出来了，她仰脸对在半空架成大字的我说，我现在彻底明白“象形字”是什么意思啦，她指着手上捧着的大16开书的“女”字——那是一种古汉字字体——对我说：“女”描的就是跪着的，身上还捆着几道绳子的女人。

我也指给她看“飞天”。在穿透图书馆高大窗户的光线中，很久很久，我们都哑言在这种对比的震撼中。在还没有读“女”之前读“飞天”，是绝然不会想到她与“女”之间有什么联系的：“飞天”舒展飘带飞翔在天，“女”蜷曲身体跪伏在地，从精神到形式，她们之间没有任何共通之处——但，天知道，我们在它们之间竟然看到了一个光阴制作出来的蒙太奇：云环雾绕在“飞天”身上的飘带在收紧，收紧，收紧，它竟成了捆绑在“女”身上的那几道绳索！

哈，我听到了她坠地时的那声闷响了。她不再是飞天，她是个被绑得结结实实的肉粽子，她直直地砸在地上，直直地砸在我的痛感上。

我是不是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唐代陈玄佑、元代郑光祖笔下的倩女要离魂，明代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要魂游，因为他们真的知道了，她们只能把捆绑了的沉重身体留在现实中，让自己的灵魂出窍，才能去飞，飞，飞；而只有通过飞，只有在飞翔形态构成

的另一维空间中，她们才能实现自己的意愿。这就是本世纪初竞雄女侠说冲天而飞的感觉，是本世纪中西方女子埃莱娜·西苏说女性只有靠飞翔才能获得任何东西的感觉，是本世纪末东方女子林白用自己群体的声音陈述的感觉：……在飞的过程中我们像做梦一样身轻如燕，四肢敏捷，我们的体能和智慧被极大地激发，而我们后天培养的理性（道德感）像我们的身躯沉睡在床上……

从男性陈玄佑说的“倩女离魂记”到女性林白自己说的“我们守望空心岁月”，光阴流过了一千年。

我的老外婆对我说过：让人想得出鬼的东西，不是自己没有的东西，倒是自己有过的东西。

我可以这样破解这句话吗：

人类为什么这么想乐园？因为人类失去乐园。

女性为什么这么想飞翔？因为她们失去飞。

二 女性与爱情

面对“飞天”和“女”，有一种生命被穿透的锐痛。于是你知道，这个对象不是别的什么，它是你自己，它就关在你生命基因之内，让你在意识控制之下跪，也在无意识释放时飞……是什么使“飞天”失去飞的本性与能力而变成了“女”呢？更形象地说，“飞天”身上的飘带为什么会变成绑在“女”身上的绳索，而让有史以来的“女”只在灵魂出窍时重温飞翔的自由和快乐？

老外婆为什么说飞翔的萤火虫是女子的聪明？

残雪为什么说你知道这件事：阳光下飞翔的蝴蝶，与星光黯淡林涛咽鸣中的蝴蝶坠地？

她们凭什么这样做？这样说？

没有因果。没有道理。没有逻辑。这是一段说不清来龙去脉的传说，是一种语言无法演绎的直觉，它们漂浮在书的空白之处，犹如沉沦在无意识的黑暗之中。

一个谜，和一个关于谜的谜。

当我沿着书架做大字引体向上，让我的眼睛又一次从让我看痴了的光阴浮生中落在书页上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这则神话。

神话说：盐水女神与带领部落去远方建功立业的廪君相爱。天黑，女神便来幽会，天明，则化为飞虫，遮天蔽日，使天地晦冥，以阻挡廪君远行。于是廪君送给盐神青缕，让盐神作为爱情的信物系在身上。当盐神飞翔时，廪君便以青缕为目标，射杀了女神。盐神死，天大开，廪君便能走了。

这个神话告诉我们些什么意思呢？

第一爱情与事业是对立的；第二女人偏偏以爱情为命；第三男人虽需要爱情，但更以事业为重；第四爱情有迷惑性，对事业有阻碍性；第五男人经历爱情，以牺牲爱情而保事业。

最残酷的一点是：这种牺牲利用的恰恰是女性对男性痴心痴性的爱。女神原不会死，但她却会死于她永远无法预料到的、永远不会设防的、来自爱人设置的爱之阴谋与他的无情之箭。当盐神将廪君送给她表示同生共死、亲爱白头的青缕系在身上，满怀爱的喜悦飞翔在黎明的空中时，山河同喜，风云共舞，那该是怎样一幅美丽的图景！她又怎能想得到，他会站在阳石上，弯弓搭箭，以青缕为目标，准准地把她从天上射到地下呢？她又怎样知道自己身上这些来自爱人所赠，让她飞起来更为美丽动人的青缕，会在下一刻马上演变为他的意志与她的束缚：它将无比忠实地实现他的意图，毫不留情地把她从天上拽向地下？

光阴在那一刻，射穿层层又叠叠从历史深处垒压而来的书

墙，停驻在我的上空。

如醍醐灌顶。

君不见世世代代的所谓爱情悲剧故事，原来都在万变不离其宗地再现这么一个男女关系原型：有多少女人沉浸在爱情之中，就有多少男人为了种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家族的利益……乃至自身利益而牺牲爱情与爱人。君不见是什么使风流成性的李甲一改初衷，半道遗弃风华绝代的杜十娘？是什么让率性任情的茶花女甘心强忍爱之火焰，绝意灭情逃离阿芒？……在这些盛传不衰的爱情经典中出现的女主角都是妓女身份，大概只是因为良家妇女已鲜有自主的爱情了。况且，在这种场景中出现的男主角，当然只能表明他们也只是些流连风月场中无心经济的不肖子孙浪荡公子罢了。试想想，连他们这种人的身上尚肩负有极严肃极神圣的男性使命，更何况那些生来就能坐怀不乱就能过美人关的正人君子圣贤种子的人物呢？

君不见古罗马最重要的诗人维吉尔在他的代表作史诗《埃涅阿斯记》中，也异曲同工地演绎了异国廪君与盐水女神的爱情故事与爱情关系：身心疲惫的英雄埃涅阿斯在重建都城的艰难路途上，接受了迦太基女王对他充满爱意的款待。但埃涅阿斯却不能就此沉溺，他必须服从天意，割舍女王的爱情，继续前行以完成上天赋予他的神圣使命。而视爱为生命又在爱中绝望的女人，遥望命定将飞逝在天边的男人船帆，用引火自焚的惨烈，在岸边制造出的冲天光柱，充其量只是照亮了男人义无反顾的生命旅程的一小段落罢了。

他们也许确如廪君般沉溺爱河，如廪君般差点忘却使命，但他们必也会如廪君般清醒过来，如廪君般设计摆脱，最后也如廪君般利用女性的爱，制造女性的爱情悲剧与生命悲剧，来成全男性“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正剧。

难怪文雅的那些人会说：恋爱中的女人是盲目的；粗俗的那些人也会说：女人一爱起男人来就蠢得没治。

读了“廪君和盐水女神”，现在，还能读不通从“飞天”到“女”的逻辑之路吗？

来自美国的女学生卡琳，居然颇有心得地在作业中写道：试想“飞天”被射下来后的情景，那曾经在空中飞扬的丝带，此时必然已成为花容委地后绑在她身上的那几道绳索。

而我的心得是：我多少有点想明白了为什么在女性形象中、女性话语中会有一种从来不间断的、鲜明的“飞翔”意象。她们从这里起源——“女神坠地”实际上成了她们一再在各种艺术中重现女性“飞翔”的原型，就如目不识丁的老外婆毫无道理地把飞翔的萤火虫当作女子的聪明来传说一样。我的脑海中常常出现已去世多年的老外婆的言语，赞叹与惊讶交织而来：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老外婆能够得到来自远古的关于女性生命谶语化了的信息？没有理性铺陈的原因，只有像诗一样倾诉直觉一样美伦美奂的结论。用“廪君与盐水女神”穿梭古往今来男男女女的种种行为、言论与现象之间，我觉得自己似乎已能看到潜伏在老外婆幽冥大脑中的活动景象了：

——飞翔着的女神因为爱情而失去聪明；失去聪明而使她束手就缚；束手就缚使她不再能够飞翔；不能飞翔使飞翔成了她世代代的梦想。

你一定能够听到，女作家池莉说的我的创作将以拆穿虚幻的爱情为主题之一，这并非是她独唱，更是一种和声。

声源是那个被爱情之箭射杀了生命，跪伏在地底下的女神最后一声的呻吟，她的痛感穿彻人寰。

我真的相信了，今天，我能看到她们，感觉她们的痛感，让想像飞越表象与时空，一定是因为小时候的我，听从了老外婆的劝

告,放飞了那一只在夏夜旷野上自由飞翔的萤火虫。

三 城市与女性

女诗人荒林有一篇散文叫做《城市》,真的很惊讶荒林对城市有那种透彻的理解,因此她能用类似万物起源的时间概念,来安排城市与女性在空间上与精神上的那种不无神秘的关系。如果我们把建立在历史长河中的一座座起伏此起的城市,当作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个里程碑的话,应该承认,在这面碑上铭刻的只会是男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是人类创造了城市文明,倒莫如说(或直截了当地说)是男性创造了城市文明。

城市是属于男性的。城市挺拔耸立在地平线上,本身就被认为是雄性勃起的象征。而女性,始终被淹没在地平线下的洞穴里,她们甚至被认为本身即是意指洞穴,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城市所具有的符号特征。

这层被笼统地指称为“人类”而实则已不包括女性在内的物类所创造出来的真相,其实老早也被隐喻在中国神话故事“廪君与盐水女神”的描述中。廪君就是一个率领人类从蛮荒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领袖人物——他带领野蛮部落离开乡野,去远方完成建立城市的丰功伟业。作为女性远祖符号意义的盐水女神却以为爱情能使他留在乡野上。于是廪君运筹帷幄,设计射毙女神,从而铸成了两性关系史上一道贯穿于今的伤痕模式——从前那个与廪君平等相爱的女性生命,被永远留在了荒野上。因此,她也根本不可能介入建立城市文明的创造活动之中。

常在意念中把心留在黑暗的荒野上。长风簌簌吹过,古风伴唱中的女声哀歌,便从远方的山重水复芳草萋萋中隐约闪现。有时轻语俏笑,有时长啸悲咽。当月亮升起,幽明贯成通道,

我就能看见她们的精灵翩跹其间的情景：

——以葛藤为发带，将如云黑发束起，轻灵地奔跃于幽篁磊石间，全身散发有如杜若般芬芳的，直把爱人等到电闪雷鸣，风飒木萧，天地杳冥的是屈原的女鬼……

——以水花为裳，波影为髻，仿佛若轻云，飘摇若流风，隐身于光阴之中，娥眉紧锁，苦于两界不达，两情无通的是曹子建的洛神……

——而那位丰满性感，率性任情，俗身侠骨，将情歌唱得肝肠寸断，甘把肉体精气给爱人做药的是张贤亮的马樱花……

荒林站在通道的一端望向另一端，用她灵敏的神经回应化骨为泥的远祖盐水女神在地下的啜泣：——城市初建之日，我被抛弃在山洞。

肖黎民写过一篇散文名字叫《第二次迁徙》。肖应该知道城市的兴起、鼎盛、腐朽、堕落直至化为废墟，几乎就是在城市诞生之日就已注定的宿命。它是组成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个不能忽略的黑洞。因此人类也被注定了不断迁徙的宿命。因此人类永远都在做第二次迁徙。难得的是肖对城市没落成因的探索，他借用诗人的口接着讲述麇君建立城市之后的神话：城市没落，种族退化，人伦毁坏，兄弟形同陌路，麇君面对现实开始怀疑，难道这就是他所要建立的城市文明？真正的人类家园在哪里？他在孤独绝望中，似乎开始明白自己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自己对女神做下的那个万劫不复的行为潜伏下这个永不能摆脱的历史报应。他回头寻找那个被他抛入黑暗之中的女性生命，他要向那位被他射死在荒野里的女神赎罪，请求灵启……

用荒林的洞察说，是：——城市在发达中日益孤独，重新寻找自我。

但是，有没有人注意到，被他重新寻找到的她，被他带入城

市中的她，还可能是原先那个自在山野水城间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她吗？廌君与盐水女神的故事中，已潜伏下一个他与她既定关系的千古讖语啊：他早已把她射死在城市之外。

于是，在城市中出现的女性，就只能是记载在《史记》中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的褒姒；或者是在《汉书》中把自己饿成腰不盈握，以在男性掌中随风起舞为能事，却偏偏不以生育为本，欺君绝种的赵飞燕；或者是贾平凹笔下那位游荡在废都中，涂脂抹粉，搔首弄姿，百般诱惑当代英雄，激他生命冲动，同时也将他陷进生活泥淖之中的唐宛儿……常常翻读着她们，一阵阵黑暗压迫过来，心中实有难以形容的疼痛与悲悯。可怜的城市女性，可怜的从这些白纸黑字书写的时光页册中出现的城市女性，她们又怎能知道自己生命的那股本精原神、真气实性，却早已在前世前身，中了爱人的欺天恶计，而被埋葬在城市之外那厚土深水之中了呢？

那位讲述新神话的诗人是有一双慧眼的，诗人看到廌君带领残余市民，接受宽恕了他罪恶的女神之灵的引领，动身去找那块可以建立一种全新模式的理想城市家园。但他最终却无法射落通往未来之路上的那座吊桥。我以为这里又隐含了一个新的讖语：廌君似乎已被注定他神勇的箭头无法射落女神引领给他的目标，因为，他曾经用它射穿过爱他的女神那颗滚热的心脏。从此，箭头上的血腥气使它丧失了原有的神力。

丧失爱情的人类，同时也就丧失了理想的都市家园。

廌君孤独地站在深壑之岸，形影相吊。真不知要用多少年的岁精月华，来洗尽沾染了女神鲜血的弓箭，以恢复它原有的神力，从而得以走上那条通往真正家园的城市之路啊。

在人类创造的城市地盘上酣战角逐得疲惫忘性的人们，有时会想念天高风清自然造就的乡间。乡间成为城市人遣愁泄

忧,怀旧恋故的心情所需。当城市人不无矫情地想念乡间,嚷嚷着寻根或回归的时候,乡间是一枚挂在秋阳下红甜在枝头的柿子,是一条在夏夜里把腐水流成蜜奶的河,人们把乡间所有的残酷往事都轻轻地诗意化了。

迄今为止,在城市男男女女不厌其烦地描写乡间的诗意文字里,给我留下难以去除印象的却是王安忆的感觉。只有通灵的王安忆,才在那里坦言我们这一群矫情的城市儿女,已没有希望再做一个自然之子,已没有回归的道路。回家的桥断了,乡间的景色令我们感到苍茫,漠无人烟,乡间使我们感到孤独、不安而且危险,只有城市,才令我们熟稔、自如而且习惯。我知道王安忆写的才是真正涉及到一个残酷的隐秘。只有在这种共同的真实预感中,我们才能理解已无回乡之望的王安忆同时写出的《纪实与虚构》——与其说这是一部记录她对母族来历的追寻之作,莫如说它更是一道呈现她的自身认识的精神之旅。

在城市文明角斗场上斗累的男性,偶发雅兴登上高高的城楼,他对从远远的蛮荒之处逶迤延伸而来的景象,如对自己周身畅游的血脉那么相知相契,那是他英勇奋斗的足迹,是被当作历史的自己,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他确有很多感慨要发,这些被表述成语言文字的感慨一不小心就可成为留名青史的千古经典。而陪伴他登城望乡的她,对那地老天荒的景象却毫无所知,也毫无所感。她是城市的产物,她没有来路,她没有那条从时间通道流淌而来的历史。她百无聊赖地看看城外景色,然后急急忙忙地下城来,重新投身于城市的灯红酒绿,犬马声色之中。她与那个把生命留在荒野上的她之间,有一条寻常人再难于洞明的命界。

荒林是这样总结这种悖谬的,她说:——我也开始向往故乡,但我并没有故乡,因此我将安于城市。